

几百年来，兴宁人最津津乐道的——

廖昆玉故事系列

附诗文：

兴宁五字歌
新增广

兴宁店名串趣
新虚玄歌

曾拓路君 编著



昆玉先生	聪敏性刚
博览群书	满腹文章
同情穷人	仗义四方
敢斗权贵	正气高扬
转眼是计	捉弄豪强
诙谐风趣	笑破肚肠
听佢故事	终生难忘
乐趣无穷	烦忧扫光
心情愉快	长寿健康

兴宁市楹联学会主编

廖昆玉故事系列

曾拓路君 编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兴宁市楹联学会
二〇〇三年二月



想开心谈廖昆玉
欲畅叙请到酒楼



广州廖昆玉酒楼提供

广东省兴宁市楹联学会简介

兴宁市楹联学会成立于1997年12月，现有会员74人，其中省外13人，国外2人。由曾拓任会长兼会刊编审，钟恒庆、李桂清任副会长，曾庆璋任秘书长，石桐华任会刊《对联·乡情》季刊总编辑。学会成立以来，已按时出版对开16版，或4开8版会刊17期。发行至全国160多个大、中、小城市及台湾、香港、澳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澳大利亚等19个国家和地区。由于该刊办出了质量，办出了特色，深受广大读者，特别是乡亲的好评；得到了当地领导的表扬，也得到著名教授、诗词家潘佛章、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王庆新、人民日报高级编辑王志光等许多专家学者的赞许。

该会办刊以来，已涌现一批楹联艺术水平较高的会员，其中有3人加入了中国楹联学会，他们的部分作品入编《中国当代楹联艺术家大辞典》和《中国对联年鉴》(2001年卷)、《中国翰墨名家作品博览》等典籍中。

(转载《中国楹联报》)

2002年3月8日总464期

本部常年为海内外各阶层人士提供创编服务

(一)服务范围:

- 1、代撰嫁娶、乔迁、落成、哀挽等各类对联;
- 2、为人名、屋名、店名、厂名、学校、机关单位等撰写嵌名联,一联嵌一名、多名均可;
- 3、修改各类文章诗对;
- 4、编辑、校对书报;
- 5、装裱书画。

(二)收费:面议,从廉。

(三)地址:广东省兴宁市侨港街 134 号 201 室

(四)联系电话: (0753) 3337135 3393335 3831372

手机: 13824564335

《对联·乡情》编辑部

2003-01-25

主要创编人员简介:

曾拓: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曾同时兼任《兴宁风采》、《对联·乡情》总编辑多年。现任兴宁市楹联学会会长兼编审。曾两次参加全国性征联比赛,分别获得银奖第一名(金奖缺)和一等奖。作品入编《中国当代楹联艺术家大辞典》、《中国对联年鉴》(2000年卷)、《中华翰墨名家作品博览》《中国对联作品集》(2001年卷)等多部辞书。

石桐华:华南师范大学毕业后,一直任教于兴宁第一中学,连续30多年担任高中语文教研组长。成绩突出,被评为全国特级教师。文学功底深厚,对诗、词、联造诣尤深。

李强光: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数十年如一日钻研楹联艺术,造诣颇深,所著《奇诗·巧对·新词》向全国发行,深受读者欢迎和中国楹联学会的充分肯定和推介。作品入编《中国当代楹联艺术家大辞典》、《中国对联年鉴》《中国对联作品集》(2001年卷)(2000年卷)。

目 录

廖昆玉简介·····	1
廖昆玉故事系列·····	2
(一)巧提待遇,妙称技能·····	2
(二)脱秧有算,蒔田唔使讲·····	3
(三)割禾少留“禾稿髻” 打禾枝枝有只谷·····	5
(四)百七八两三担·····	7
(五)驶牛叮叮转·····	9
(六)附近到处是人呀!·····	10
(七)“腊肠”的故事·····	12
(八)年终结算·····	14
(九)智破“臭屁案”·····	16
(十)“亲嘴”的故事·····	17
(十一)白狗跑到哪里去了?·····	19
(十二)贺诗气太公·····	21
(十三)敬灶妙语·····	23
(十四)治“狂”妙方·····	25
(十五)硕鼠祭丈人·····	28
(十六)借名骂贼讽地主·····	29
(十七)绝妙对句气员外·····	31
(十八)廖昆玉捉“鬼”·····	33

附诗文:

兴宁五字歌·····	37
新增广·····	44
店名串趣·····	51
新虚玄歌·····	55

廖昆玉简介

明末清初，兴宁叶塘三口塘（乌池）有个秀才廖昆玉，原名若鲁，字昆鹿。兄弟二人，弟名昆乐。

廖昆玉聪敏过人，能诗善对，博闻强志，舌辩能言。赋性刚直不阿，放荡不羁；言行谐趣滑稽，逗人发笑。他教过书，做过长工，还学得一套防身的“散手”。他藐视权贵，同情弱者，对为富不仁或倚势欺人者深恶痛绝，并常用计将其当猴耍。廖昆玉还是善用《糊涂学》的大师，他常以模棱两可的语言捉弄地主豪绅，为穷人出气。数百年来，有关廖昆玉的许多故事，在梅州地区一直广泛流传；兴宁人更是津津乐道，不管男女老少，一提到廖昆玉的大名，就都来了精神。不少人说，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每天都有人在讲廖昆玉的故事，百讲不厌，百听不烦。廖昆玉魅力之强，知名度之大，形象之可爱，于此可见一斑。

廖昆玉故事系列

(一)巧提待遇 妙称技能

一年正月,叶塘肖屋外号“铁锁鬼”的地主,四处张贴招长工广告,说是工钱面议。因他奸枭阴险出了名,大家怕上当,广告贴上好几天,还不见有人应招。廖昆玉的弟弟昆乐,就曾在铁锁鬼家当了一年长工,年终结算时,被他左除右扣,竟空手而归。廖昆玉想,这回应是为弟弟讨回工钱的机会了,便前往肖府面见铁锁鬼,说是前来应招,愿当肖府长工。但要事先签个合同,言明每月工钱多少,年终结账付清。铁锁鬼见廖昆玉体质健壮,人又机灵,心中暗喜。问:“你会干什么?”

“脱秧有算,蒔田唔使讲;割禾冇人比涯快,打禾枝枝冇只谷;挑谷嘛,百七八两三担;驶牛叮叮转……”廖昆玉象念快板似的答道。

“唔,我看你就是个干活好手!”铁锁鬼喜出望外。接着问:“你每月想要多少工钱?”

“每日一筒烟,五日一篓谷,入年价结账付清,何如?”

铁锁鬼一听,心想,一篓最多只能装十斤谷子,平均每天才两斤,便宜;至以一日一筒烟,就更是小事了。于是连

声说：“好好，一言为定，并即订了合同，双方签了名打了指模。

廖昆玉在回家路上，想想今天订的合同内容和今后准备把铁锁鬼当猴耍的做法，自己也忍俊不禁而频频发笑。

(二)脱秧有算 蒔田唔使讲

廖昆玉在铁锁鬼家当长工，没有固定的任务，扫地、挑水、蒔田、驶牛……什么都干。转眼到了春耕时节，铁锁鬼叫廖昆玉去脱秧。廖昆玉到了秧田里，弯下腰来慢条斯里的卷裤脚，老半天没动手脱秧。那时，铁锁鬼来了，看到廖昆玉还在卷裤脚没动工，不禁无名火冒三千丈，厉声问：“廖昆玉，你在搞什么鬼，出工快半点钟了，你两个裤脚还没卷好，你要不要工钱？”

“太公有所不知，所以这么难是有原因的：一是我有生以来还没卷过裤脚，这次是初学，速度当然就比人慢了；二是我穿的裤子裤管太宽，卷好了又掉下来……”

“裤管太宽，先把它折狭再卷不就牢了吗？”

廖昆玉装模作样的按此法再卷，牢了，高兴地说：“大公，好在你教一下，不然，到现在我还没卷好呢！”铁锁鬼虽然明知廖昆玉借故偷懒，但也无可奈何，

廖昆玉下田脱秧了，他弯下腰一棵一棵地算，每算 30 株才拔起来。铁锁鬼站在田埂上，看到他这个偷懒样儿，气

得两眼喷火，不禁大声问道：“廖昆玉，你又在搞什么名堂？”

“脱秧呀！”

“脱秧哪用一株一株地算的，蠢猪！”

“咦，太公，你怎能这么得罪人呀，我不是先跟你讲清楚，我脱秧时有算吗？如果不算，这就没按合同办事了。”

“好了，好了，廖昆玉，现在开始，脱秧就不要再算了。”

“好好好，脱秧不用算，我也省了许多麻烦，那就多谢太公关照了。”廖昆玉故意磨洋工还大话连篇；气得铁锁鬼的胡子象铁线似的直翘，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当晚，铁锁鬼躺在床上，想起廖昆玉脱秧的事，越想越气，忽然心里一亮：明天叫他蒔田去，看他还有什么花招。

第二天早饭后，廖昆玉正准备到秧田脱秧的时候，铁锁鬼走来对他说：“喂，廖昆玉，今天你不要脱秧了，去蒔田。”

“蒔田？我不会的啊！”

“什么？”

“我不是先跟你讲过‘蒔田唔使讲’吗？你又忘了？”

“你说‘唔使讲’的意思不是说蒔田很有本事么？”

“咦，大公，你想到哪里去了？因为我不会蒔田，我才先明明白白告诉你：要我蒔田嘛，你就提都别提了。”

铁锁鬼一听，马上哑口无言，呆了好久才无可奈何地吐出一句话：“算了，算了，你就继续脱秧吧！”

(三)割禾少留“禾稿髻” 打禾枝枝有只谷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间，铁锁鬼家的大片土地上，长满了金黄的谷子——又是夏收季节了。当然，铁锁鬼有着说不尽的喜悦，但也常为廖昆玉的捣蛋而呕气。

那天，天蒙蒙亮，铁锁鬼便叫家人敲响上工的竹梆。对这个信号，不管长工，短工，谁也不敢儿戏看待，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怕“炒鱿鱼”。廖昆玉闻梆从床上爬起，揉揉惺忪的眼睛，还没走出房门，便听到铁锁鬼的命令：“廖昆玉，你今天到龙窝山下那块大丘麻去割禾，挑五担禾络去。”

廖昆玉到了田里，已见铁锁鬼站在田塍上，一板一眼的对长工们说：

“你们听着，割禾要尽量割低，少留‘禾稿髻’；打禾要用力打干净，打到象廖昆玉话嘅‘枝枝有只谷’，听到没有？”

“听到！”廖昆玉立即大声应道，一边暗笑不已。他手抓禾镰贴地的慢慢割。人家割了满满的一禾络，他才割了一点点，铁锁鬼一看，火得头顶冒烟，厉声问：“廖昆玉，割得这么慢！你又搞什么鬼，你是吃屎屙饭的吗？”

“咦，大公，你怎么出口就得罪人呀？你不是要我们尽量割低吗？要尽量割低，禾镰就要贴地割嘛，那怎能快得来？”

“嘿，你这天杀的……”铁锁鬼被廖昆玉两句顶过去，弄得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愣了好久，才下个命令：“廖昆玉，你去和阿二一起打禾好了。”

“是，大公。”廖昆玉一边应，一边吹着口哨向打禾场跑去。

阿二是个三十出头的短工，是个粗眉大眼，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汉，臂力过人，打禾非常卖力，速度快，效率高。廖昆玉问他：

“阿二，你这么卖力，打得这得快，是不是有力没处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再卖力，打得再多，连命都送在这里，铁锁鬼会思量你吗？”

阿二经廖昆玉这么一提醒，联想起铁锁鬼为富不仁的许多刻薄事，不禁频频地点头，说：“昆玉，你说得很对！”

“阿二，刚才铁锁鬼不是要求打谷要‘枝枝有只谷’吗，事实上，你再卖力，也不可能打到‘枝枝有只谷’呀！不信，你自己去检查一下！”

阿二一听，顿开茅塞，说：“你太聪明了，我们一边打一边检查吧，于是他俩每打一抓禾，便一枝一枝地仔细检查，看还留有谷子没有。这么一来，比原先阿二打禾的速度就相去万里了。

过了不久，铁锁鬼来了。他定睛一看，廖昆玉和阿二在抓着打的禾秆，聚精会神地“检查”稻穗，心里明白这又是廖昆玉要的偷懒把戏，不禁火冒三丈，喝道：“廖昆玉，你在发狂还是发癫？打禾怎用一枝一枝看的？想偷懒就什么鬼主意都想得出来。”

“大公，你实在不讲道理，我应招时就跟你保证过‘打禾枝枝有只谷’，你也叫大家照我的话去做，为什么今天反齿

了？请你想一想，如果不一枝一枝地检查，你又怎能知道‘枝枝有只谷’呢？万一有一枝留有谷子，岂不又要挨骂？”他停了停又说：“大公，这样好不好，我抓一把禾给你，你用最大的力气打，不要枝枝检查，如果能打到‘枝枝有只谷’的话，就把我全年的工资扣掉；如果有一枝还留有一粒谷子，就罚你给我双倍的工钱。”

铁锁鬼一听，马上猛醒过来，原来自己说话给廖昆玉钻了空子。只好憋着一肚子的气，“嘿”的一声拂袖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对廖昆玉说：“廖昆玉，明天开始，你在家干杂活好了！”

(四)百七八两三担

铁锁鬼一连几次被廖昆玉当猴耍，实在十分气忿，心里想把他辞掉，却又找不到正当理由，生怕提出来又给廖昆玉“将一军”，因此，只得忍声吞气。

一天，太阳下山了，田里打了几十担谷子要挑回来，人手不够，要家里的杂工去帮手挑。廖昆玉正在喂猪，铁锁鬼走到他面前说：“喂，廖昆玉，田里放着很多担谷子，让朱二妈喂猪吧，你去帮手把谷子挑回来。”

“好，我这就去。”廖昆玉爽快地应着，并马上行动。

廖昆玉拿着一根扁担去到田里，见每一箩的谷子都满满的，便大声说：“这么重我挑不起。”说着便到处找空箩子，

说要把满箩的谷子一担分成两担。大家都挑了一担回来了，他还在找空箩子。铁锁鬼见廖昆玉久久还没挑回一担，知道他又在搞什么把戏。于是他又亲自到田里去看看。嘿，不看犹可，一看，不禁脑门冒烟！原来廖昆玉还在自言自语说：“这里找不到空箩子，就只好回去拿了。”

“廖昆玉，你又在搞什么名堂？”铁锁鬼走近廖昆玉面前恶狠狠地问。

“找空箩子呀！”

“摆着这么多箩谷子不挑，你找空箩子干什么？”

“我看到每一箩谷子都满满的，一担最少有百二斤，不把它分开点，我哪里挑得动？”

“廖昆玉，你不是说挑百七八斤的东西也可以挑两三担吗？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

“哎呀，太公，你搞错啦！我是说百七八斤的东西，分成两担或三担我才挑得起呀！”

铁锁鬼一听，傻了眼，气得满脸通红，牙齿咬得“格格”响，半晌才气呼呼地说：“好了，好了，廖昆玉，知你‘路数’了。你挑不起谷子，就把田里的那几担禾络挑回去吧！”

“是，多谢太公关照，”廖昆玉又演了一次要猴戏。”

注：兴宁人的“路数”一词多义，用途甚广，大部分用法与“希望”一词相当。如说“有没有希望”，兴宁人就常说“有^有路数”。这里表示“手段”、“花招”。

有

(五) 驶牛叮叮转

一天，廖昆玉正在喂猪，铁锁鬼偕长工“猪屎嫌”走来对他说：“廖昆玉，驶牛的阿宝病了，今天你就去犁田，喂猪的活就由‘猪屎嫌’去干吧！”。

“哪里驶？”

“细肖屋面前有一丛大麻竹的那块‘尖尾丘’驶。就那最后一丘了，要犁好，不要再搞什么鬼把戏了呀！”

“好，我这就去。太公，你尽管放心！”廖昆玉一边应一边把喂猪勺交给猪屎嫌。

就在这时，铁锁鬼也悄悄地跟在廖昆玉的后面，当廖昆玉下田的时候，他就躲在竹丛里进行监视。廖昆玉早就觉察到他跟在自己的后面躲进竹丛，心中暗喜：又来了个“耍猴”的机会。只见他裤管卷到大腿上，摆出“大干一场”的架势，下到田里，左手牵牛绳，右手抓犁把，犁嘴入土二三寸，口中不住地“咳咳”吆喝，赶着水牯打圈圈儿，打了大圈打小圈。不时还故意厉声骂：“发瘟的，跑快点呀，你辛苦，我更辛苦呢！要自在，你下世就变太公吧！”铁锁鬼在竹丛里看到廖昆玉这回驶牛很卖力，暗暗高兴，但老是打圈圈的驶法就感到莫明其妙，又听到他这话中有话，感到十分不是滋味，便起身走到田塍上干咳两声，示意廖昆玉“我来了！”廖昆玉回头一看，显得十分高兴，说：“哇，太公，日头这么辣你也来了！那就最好不过了，你来鉴定一下，我的驶牛功夫怎么样？”

“廖昆玉，我看你这回倒是很卖力的，驶牛叮叮转，可你老是赶着那水牯跑圈圈，犁就去不到田角了，怎么行？”

“太公，我是有言在先，说我驶牛只会叮叮转，赶着牛儿打圈圈的呀，要将田角都犁到，就要转犁，这个我可没学会呵。”

“廖昆玉，当初你高声说你‘驶牛叮叮转’，不是表示你驶牛技术十分熟练么？”

“哎哟，太公，你又想到哪里儿去了，‘叮叮转’就是绕着圆圈跑嘛！”

太公一听，知道又上了当。呆了一会，又换了话题：

“喂，廖昆玉，你刚才骂牛的时候，叫他下世变太公是什么意思？你不是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吗？”

“哟，太公，我这可是实话实说啊，请问你，世上能有几人不想当太公，何况牛？喂，太公，难道你就想当长工，下世变牛？”

太公一听，气得象木鸡似地愣在田塍上，气得颈上暴青筋，两眼喷怒火，久久说不出半句话来。

注：叮叮转，客家人在谈论干活时用到这个词语时，一般是表示劳动熟练，但咬文嚼字，却又解释为“绕着圈儿转”。

(六)附近到处是人呀！

廖昆玉根据铁锁鬼指示，又回到秧田脱秧。那时已是上午十点多钟，烈日当空，晒得长工们个个汗流满面。铁锁

鬼则轻摇羽扇，从这条田塍走到那条田塍，在监督他们。廖昆玉想起长工们从年头做到年终，大汗流小汗出，还是吃不饱穿不暖，你铁锁鬼从来不劳动，每餐大鱼大肉，穿绫罗，着绸缎，住新房，坐轿子，实在十分不公平……廖昆玉越来越气，想着想着，他就在秧田突然扯下裤头拉尿。铁锁鬼一看，马上怒发冲冠，厉声喝道：

“廖昆玉，你是畜牲吗？怎么有遮有掩就在这么多人面前尿尿？没廉耻！下次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是是是，下次不敢，不次不敢！”

第二天，廖昆玉还是脱秧，到了十点多，他忽然高喊：“哎哟，尿急死了，”说着忙把挑秧的扁担插在身前，脱下裤头就拉尿。铁锁鬼一看，那猥哥须一下子竖了起来，咬着牙喝道：“廖昆玉，你这没廉耻的家伙——”

“什么？“你不是叫我拉尿要有遮有掩么？我这不是有扁担遮掩了吗？你说话老是反复无常，还得罪人，这怎么行？”

铁锁鬼一听，知道自己说话又给廖昆玉钻了空子，想了一下，便说：“好了，好了，知你这个廖昆玉了。总之，以后屙尿你要到无人的地方去，听到没有？”

“听到”，太公。”廖昆玉的应声比铁锁鬼的还大。

下午三点，骄阳还在肆虐，大地被烤得发烧烫脚，秧田里的水直冒蒸气，廖昆玉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者被晒得衣服都给汗湿透了，而铁锁鬼还在田埂上不断地催大家干快点。突然，廖昆玉一边嚷“哎哟，尿急死了”一边拔腿就跑，铁锁鬼傻了眼，半天才回过神来，而廖昆玉早已在山